



在傳統與法律之間—— 斐濟原住民部落的協商機制

伝統と法律の間——フィジー先住民集落の協議メカニズム
Between Traditions and Laws: The Negotiation Mechanism of Fijian Tribes

文・圖 | 林浩立 (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我在斐濟做田野工作的時候，村落的寄宿家庭中有一個幾乎是與我同進同出的弟弟。我看著他從一個貪玩的14歲小男孩，成長為一個高大壯碩、努力於學業與農田間的18歲少年。有一天，從山中田地走回村落的路上，向來貌似對時事漠不關心的他突然跟我說道：「你知道為什麼總理Bainimarama上台後會積極推動農業方面的補助嗎？因為他還是會懼怕來自vanua的詛咒。」



坐在戶外草席上的Waitabu村民。

來自vanua的詛咒

什麼是vanua？vanua通常被翻譯成「土地」，但在斐濟語中其意涵不只是物質的土地，還包括居住在一個地方上的居民及其祖靈、制度、歷史和傳統。vanua不但連結了斐

濟原住民與自然環境，從「來自vanua的詛咒」這句話還可以知道，vanua有能力影響在環境中的事物。斐濟人常說「土地生氣了(na cudru ni vanua)」，意思是傳統被違背了，而其後果可能是人的意

外死亡、作物歉收，或代表vanua的生物(如鯊魚)出現異常的行為。

現任斐濟總理Voreqe Bainimarama海軍准將在2006年12月4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上一任民選總理Laisenia



前來村落參訪的斐濟總理Bainimarama。

Qarase。有別於斐濟近代史上前幾次以原住民族利益為出發點的政變，Bainimarama宣稱他的行動是為了維繫族群（印度裔斐濟人與斐濟原住民）和諧、整頓貪汙腐敗的原住民族領導階層。攬下權力之後，他中止了Qarase政府正在推動的3個將裨益原住民的法案：特赦2000年政變份子的《和解法案》、將海岸所有權回歸原住民部落的《傳統漁場法案》以及審理歸還土地予原住民部落的《土地法庭法案》。

除此之外，2010年1月，他以影響政局為由，禁止多數原住民信仰尊崇的衛理公會教會舉辦一年一度的全國聚會；2012年3月，他又解散了歷史悠久的大酋長議會（Great

Council of Chiefs），並通過命令將「斐濟人（Fijian）」的稱呼延伸到所有斐濟公民身上，不論印度裔、歐洲裔還是混血。原住民則被給予一個特別的稱呼「I-taukei」，也就是斐濟語中「原住民」的意思。

上述種種措施使人認為Bainimarama政府在打擊斐濟原住民的傳統權利，但澳洲James Cook University的Wadan Narsey教授研究指出，政變並未使斐濟變得更公平。印度裔斐濟人持續外流；包括軍隊、警察在內的公職依舊幾乎全由原住民擔任；印度裔商人因變動的政局反而損失最為慘重，而從事製糖業的印度裔甘蔗農民土地租約的問題則一直沒有解決，加上器材老舊、

什麼是vanua（vanua通常被翻譯成「土地」），但在斐濟語中其意涵不只是物質的土地，還包括居住在其中地方上的居民及其祖靈、制度、歷史和傳統。vanua不但連結了斐濟原住民與自然環境，從「來自vanua的詛咒」這句話還可以知道，vanua有能力影響在環境中的事物。



產量不振，使他們成為全斐濟最貧窮的一群人。

相對而言，政府政策主要補助的對象還是著重於擁有完整權力結構的原住民部落。也因此，我弟弟會認為Bainimarama儘管新政策雷厲風行，但根本上仍不得不敬畏於vanua的力量。

vanua做為一種協商機制

長時間生活在村落之中，使我逐漸看到vanua在當代議題上扮演的角色。而其中最重要的是vanua如何在村落與村



太平洋社會的傳統聚會中，大家是一同盤腿坐在地面的草蓆上，因此酋長說「坐下談」，就是開會協商的意思。會議進行時，一大盆混有卡瓦胡椒根的飲料會傳遞給所有來賓，藉由卡瓦胡椒的特性來和祖先與土地產生連結，而飲用順位依照傳統階序，則再度確認地方的權力關係。



一盆卡瓦胡椒飲料。

vakavanua，意指基於對地方社群歷史傳統的尊重而發展出來的一種非官方、可變通的決策模式。

*vakavanua*在官方語言中特指在傳統領域上的原住民族社群不透過政府，自行將土地租予外人的行為。在斐濟法律上，除非經由《地主與佃農條例》的許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不得給外人做任何形式的使用。因此，*vakavanua*租賃關係基本上是違法的，但*vakavanua*能夠迅速地讓荒蕪的土地得到利用，且租期有時間上的彈性，又能自行議價，在印度裔甘蔗農居多的大島西部特別普及。逐漸地，*vakavanua*關係被政府默許。去年年底熱帶氣

旋艾凡侵襲斐濟後，斐濟政府曾發表聲明將協助村落、合法租約住戶以及*vakavanua*住戶的重建，可見*vakavanua*土地關係已被認可。

現在村落內透過對話協商來決定發展議題的方式，都可以被視為*vakavanua*的實踐。當馬拉酋長提到「坐下談」，其實是有豐富的太平洋文化意涵。太平洋社會的傳統聚會中，大家是一同盤腿坐在地面的草蓆上，因此斐濟語中的「坐在一起 (*dabe vata*)」就是開會協商的意思。

這樣的會議通常以一個基督教的祈禱起頭，接著負責儀式話語的「土地之面 (*mata ni vanua*)」酋長會說明今日的議

落，或村落與外界之間做為一種協商機制。

斐濟近代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馬拉酋長 (Ratu Kamisesse Mara) 曾以「太平洋的方式 (The Pacific Way)」來形容一種坐下來溝通對話以達到相互理解的外交關係。

這種互動模式在太平洋各處島嶼中有不同的實踐，如薩摩亞的*Fa'a Samoa*、東加的*Faka Tonga*、毛利人的*Maoritanga*、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的*Wantok*以及萬那杜的*Kastom*。在斐濟，當地人將此稱為

程。會議進行時，一大盆混有卡瓦胡椒根的飲料（斐濟語稱為*yaqona*）會一碗一碗地傳遞給場中所有來賓。喝*yaqona*有兩層意義：第一是藉由出於泥土的卡瓦胡椒和喝完之後的麻痺感，來和祖先與土地產生連結；第二是飲用的順位依照著傳統階序，再度確認了地方的權力關係。在我參與過的傳統會議中，針對所討論的議題鮮少會以投票來表決。大部分的狀況是由年長的酋長或世系領袖帶領議題的走向，反覆詰問討論出一個結論，然後以在場的沈默或幾聲「*tokoni!*（支持！）」來代表共識。

*vakavanua*的好處在於對話協商是不會中斷的，因此具有因應未來變化的彈性。以「禁漁區」的設置為例，全斐濟共有217個大小不等的「禁漁區」，但僅有1個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其餘全是村落自行設立的*vakavanua*。漁業部門的官員跟我解釋，政府其實不鼓勵「禁漁區」被寫入法律成為「永久禁漁區」。海岸魚群是部落的傳統生態資源，若是遇到突發狀況，例如某大酋長過世需要舉辦大型宴席，部落應該要能再度「坐下來」討論是否要解除禁漁，而*vakavanua*便提供這樣的便利性。

為什麼要以*vanua*為尊？

嚴格來說，*vakavanua*其實

並非一個完善的機制。沒有法律的約束，有些部落會擅自解除*vakavanua*租約，將租戶踢出土地。「禁漁區」由於沒有法律制約，偷捕的行為也十分猖獗。另外，欲開發自然資源的外人在與擁有所有權的部落締結*vakavanua*關係時，有時會被要求給予一筆「善款（*goodwill payment*）」，可能會被心存不良的傳統領袖拿來中飽私囊。現在此一習慣已被政府明文禁止。

如果*vakavanua*協商有這些缺失，甚至在有些情境下是違法的，為什麼還會受到政府的默許，甚至鼓勵？首先必須知道的是，有鑑於在紐西蘭與毛利人的紛爭，英國殖民政府在接管斐濟後的隔年（1875）便奠定多數土地須保留給原住民的方針，並進行了傳統領域範圍的調查。

1880-1939年，傳統領域被登記在原住民族部落世系名下，世系中各成員則被註冊在所謂的「戶口名簿（*I-Vola ni Kawa Bula*）」中。遍及每一吋海岸的傳統捕魚權也在1958-1967年之間調查完畢。今日全斐濟87%的土地掌握在原住民族部落手

中，此外，他們也控制了大部分的自然資源。

這個透過殖民磨塑出來的*vanua*，就是斐濟原住民現今所生活、理解和體認的環境。在這個環境空間中，有一套被穩固化、傳統化的權力關係：部落的傳統稱謂為何、祖先從何處來？哪幾個部落之間有從屬或親戚關係？哪一個部落的祖先曾在哪一個地方活動過？因此，講求對自然資源做合理管理或運用的現代發展計畫在進入環境時，就不得不與*vanua*打交道。

法律並非萬靈丹，如今斐濟的新憲法問題鬧得滿城風雨，或許部落的在地事務還是由*vanua*來解決比較適合。我期望能看到更多女性及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進入*vakavanua*的決策中，以多元的聲音來制衡村落的當代發展議題，而非僅靠所謂「來自*vanua*的詛咒」。◆



林浩立

台中市西屯區人，1982年生。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2006年開始與斐濟結緣，在Taveuni島上進行田野研究，被Waitabu村民接納成為村中的一份子。致力於斐濟原住民族環境觀與當代發展議題之間關

聯的研究，期望斐濟的研究經驗能貢獻於同為南島語族的台灣原住民族部落。